

广东流行文化40年

17

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

上世纪80年代

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大批怀着梦想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蜂拥至珠三角，反映打工者生活和思想的“打工文学”在广东应运而生。30多年来，许多业余写作的打工者，用文字感时抒怀，借书写的力量改变命运。

在广州、深圳、东莞等地，大批打工作家以其极富特色的创作，成为广东文坛的一道风景线。他们当中的佼佼者，如王十月、郑小琼、柳冬妩等人，早已跨出打工作家的身份，走出广东并荣获多个国家级文学大奖。

如今，盛慧的长篇小说《闯广东》正在筹拍电视剧；郭金牛的诗歌《纸上还乡》被译成捷克语、德语、英语、荷兰语，受邀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；王十月和郑小琼分别担任著名文学杂志《作品》副主编和副社长……从“打工文学”的江湖出发，他们逐渐登入“庙堂”，用一支妙笔书写更广阔的天地。

1984年，打工小伙林坚写下了最早的“打工小说”；如今，盛慧的长篇打工小说《闯广东》正在筹拍电视剧

打工文学：打捞一个时代沉积的历史

1 发芽

“《大鹏湾》来稿量大，能刊发的作品都是百里挑一”

很多年后，当文学爱好者们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们一定会想起当年的先锋文学热。在这股席卷全国的浪潮下，1984年，打工小伙林坚尝试写下了《深夜，在海边有一个人》，小说发表在《特区文学》第三期，被视作“打工文学”最早的作品之一。

1986年，按捺不住出去闯闯的念头，张伟明从蕉岭县坐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。6年前，他高中毕业被分配到蕉岭县一家国营厂工作，工余时间都在读书写作中度过，《红楼梦》《战争与和平》等经典著作滋养着他的青春。“在家人朋友的反对声中，我放弃了‘铁饭碗’。”在深圳流浪了半个月后，张伟明找到第一份流水线工作，其后，他做过工人、质检员、领班，酸甜苦辣都尝了个遍。

1988年，打工文学刊物《大鹏湾》在深圳创刊，张伟明的短篇小说《我们INT》在创刊号上发表，随后又刊发于《青年作家》。INT是港资厂的检验用语，即“接触不良”的意思。这篇小说让张伟明在文学圈迅速走红，他也由一名普通投稿者成了《大鹏湾》的编辑，最后靠这支笔当上了杂志主编。“《大鹏湾》来稿量很大，能刊发的作品都是百里挑一。当时我们的定位很朴实：‘写打工仔，打工仔写’，但选稿很严谨，绝不会降低文字标准。我当执行主编时，甚至要求招聘进来的编辑、记者都应该有过打工经历。”张伟明告诉记者。

在距离深圳不远的顺德，爱好文学的

四川小伙周崇贤在一家工厂打工。在集体宿舍的床上、工厂的草地上，他写下了一篇篇小说，然后投给杂志社。1991年6月，周崇贤在《佛山文艺》发表了中篇小说《打工妹咏叹调》，小说多年后被评论家称作“打工文学”代表作之一，他才意识到，当年自己写的小说代表着一种“打工精神”。周崇贤的长篇小说《我流浪，因为我悲伤》《盲流部落》《南国迷情》等等，在打工者中被广泛传阅，主流文学刊物如《作品》与《争鸣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人民文学》曾多次发表他的作品。2003年，周崇贤成为第一位被中国作协吸收的打工文学作家。

“我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当插件工。这是一条没完没了的流水线，工作时间一天12小时很正常……”1991年，安子的纪实作品《青春驿站——深圳打工妹写真》在《深圳特区报》连载，她记录了包括自己在内的16位打工女性的故事，文字中表现出的积极生活态度激励了万千读者。连载没多久，读者来信似雪花般飞来。1992年，《青春驿站》出版，安子成了明星式的人物。几年后，她在深圳创办家政公司，被誉为中国的“打工皇后”。2000年，中央电视台拍摄改革开放专题片《20年·20人》，称安子是“深圳最著名的打工妹，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”。

安子、周崇贤、张伟明、林坚、黎志扬，并称打工文学的“五个火枪手”，红极一时。1994年，林坚、张伟明、周崇贤同时获得广东省第九届新人新作奖，“打工文学”由此在广东生根发芽。

2 盛况

“很多打工者的出租屋里，都有一沓沓的《佛山文艺》”

“你只要随便走进一间工人宿舍，肯定能发现《大鹏湾》或者《佛山文艺》这类杂志。大家广泛传阅，还会热烈讨论。”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工厂生活，一位曾在东莞打工的作者记忆犹新。

“今天大家很难想象当时《大鹏湾》有多受欢迎，仅在珠三角的发行量就有十几万份。如果有打工者向杂志社反映老板拖欠工资，我们只要打电话向老板了解情况，老板第二天就会马上把拖欠的工资发了。作为国内首家打工刊物，《大鹏湾》在当时深入人心。”时任《大鹏湾》主编张伟明说。

“在鼎盛时期，《佛山文艺》单期发行量超过60万份，成为现象级期刊。当时，一个小小的书摊一期能销售六七百本，很多打工者的出租屋里都有一沓沓的《佛山文艺》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告诉我，每期去书摊买《佛山文艺》成了青春岁月的一种仪式。虽然生活贫困、身份卑微，但他们内心有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念。”曾任《佛山文艺》编辑的盛慧告诉记者，“打工者也需要情感慰藉，而打工文

学写的是他们的共同生活，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缓解了漂泊打拼的精神创伤——这或许就是打工文学不可取代的意义。”担任《打工族》杂志副主编后，盛慧和打工者们接触更多了，他经常到工厂和工人们面对面对话。《打工者》的定位是“我手写我心”，杂志社每天都能收到几百封投稿，来稿作者多是兼职打工者，买不起稿纸，稿子就写在工单后面，内容也多是作者的经历——漂泊的无奈、思乡的愁绪、爱情的酸甜……“这些稿件可能缺乏艺术性，比较粗粝，但富有生活的质感和生存的痛苦感，朴素真诚，非常可贵。”盛慧说。

在和打工者的接触中，盛慧听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。他花了五年时间，创作出以打工者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《闯广东》，2015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还被改编成广播剧播出。今年，《闯广东》的电视剧改编权被广东广播电视台买下，目前正在进行紧张的剧本创作，盛慧也参与了编剧策划：“希望这部作品也能打造成‘粤派电视剧的新标杆’。”



盛慧和他的打工题材长篇小说《闯广东》



3 成长

“‘打工作家’四个字是我的胎记，就印在我身上”

“安子和王十月都是《大鹏湾》发现的优秀作者。安子的作品着重于纪实，王十月的作品更有文学性，而共同点是题材和情感的真实。打工文学能受到打工族的欢迎，最大的吸引力就来自作者的感同身受、情真意切。”张伟明说。

2000年，在南海一家工厂打工的王世孝将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投稿给《大鹏湾》杂志，主编张伟明看了认为很不错，刊发后约他再写一篇。第二篇《活着总得折腾点啥》还没等发出来，王世孝已经进了《大鹏湾》当编辑。

7年前，初中毕业的王世孝从湖北北上开往广东的绿皮火车。他在工地干过苦力，在餐厅刷过盘子，也做过印刷工。“当时工厂里大家爱读《读者》《知音》，还有金庸、古龙、琼瑶……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。”小时候就喜欢写点东西的王世孝重新提起笔来，没想到因此就从“打工仔王世孝”变成了“编辑王十月”。

王十月在《大鹏湾》当了四年编辑，直到2004年杂志停刊，他依然笔耕不辍，自由写作三年，发表了数十篇中短篇小说，发表刊物从《江门文艺》到《人民文学》，“编辑王十月”又成了“作家王十月”。2008年，他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了半年，随后进

4 初心

“迄今我多是书写小人物，试图打捞一个时代沉积的历史”

“怀揣暂住证的人/荒凉地走在斑马线上/犹如盲者在白天看见黑夜……”这是柳冬妩《怀揣暂住证的人》的诗句。1992年，高中毕业的柳冬妩来到东莞打工，两年内写下了上百首打工题材诗歌，组诗《我在广东打工》在《诗刊》发表。2006年，他出版了全国第一部“打工诗歌”理论研究专著《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——中国“打工诗歌”研究》。

从四川南充卫校毕业的郑小琼，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。2001年，急于挣钱还学费的郑小琼跟着同乡到广东打工。几经周折，她留在了东莞黄麻岭一家五金厂，从那时起，编号“245”成了工友对郑小琼的称呼。

“黄麻岭，一个南方的村庄/在这里，在你的怀里，我只是一个过路的异乡人/哪怕我给你以我的青春、梦想和少女光泽的美好年华/我给自己的只有夜的寂静、守望、等待……”在这里，郑小琼写下了《给予》。工厂生活枯燥无趣，报摊的打工杂志成了郑小琼的精神慰藉。杂志里专门有两个页码刊登诗歌，下面附有作者的通讯地址，她开始和地址那头的作者写信交流，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诗句。在流水线工作时，突然想到一句诗，她会扯过一张产品“合格证”，在上面偷偷写下来。

2003年，郑小琼偶然在杂志上看到潘鸿海的画作《在外婆家》，画作唤醒了她对故乡的记忆，她想写一组关于四川家族的诗歌，于是开始创作诗集《玫瑰庄园》。

入《作品》杂志当编辑。2010年，他的中篇小说《国家订单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

如今担任《作品》副主编的王十月，还是和以往一样“质朴”。他向记者坦言：“除了金庸、古龙，迄今为止我没正经读过几本小说。我更喜欢各种杂书，中医、面相、心理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科普等等。”他一边自嘲：“不读小说却写小说，是不是比较可笑？”但一边依然充满热情地写着小说。去年开始，王十月开始创作长篇科幻小说《如果末日无期》，今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从打工题材转到科幻题材，这是基于他对现实的敏感关注：“科技大爆炸以及由此带来的改变和问题，是人类面临的巨大现实。”

谈到下一部小说，王十月说或许还是和打工题材有关。但他不喜欢重复，目标是每部长篇挑战一种风格：“《无碑》质朴，《米岛》魔幻，《活物》梦魇，《31区》阴冷，《收脚印的人》激烈，《如果末日无期》烧脑。希望读者读我的小说，每一部都能感觉是不同的作家写的。”

对“打工作家”这个标签，王十月既不拥抱也不反对，“‘打工作家’四个字是我的胎记。胎记就印在我身上洗不掉，但也不用不着告诉别人：我这有块胎记。”

2009年，《星星》《诗刊》《人民文学》等杂志刊发了部分诗作，《玫瑰庄园》仍然在写，直到2016年年底由花城出版社结集出版。在这13年间，她发表了不少诗，也拿了不少奖，诗集《女工记》被誉为国内诗歌史上“第一部关于女性、劳动与资本的交响诗”；多少树在落叶，多少人在衰老/灯光照耀的星辰，在十月的轰鸣间/听见体内的骨头与脸庞上的年轮……”

2013年，一首《纸上还乡》被译成多种语言登上国际诗坛，诗集《纸上还乡》拿下国际华文诗歌奖。在深圳打拼了20年的郭金牛，这才在家人和同事面前暴露了自己写诗的爱好。2015年，郭金牛受邀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，那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。今年11月21日，首届博鳌国际诗歌奖揭晓，经评委会11位评委投票，郭金牛获得了年度诗人奖。郭金牛说：“迄今我的诗歌多是书写小人物，试图打捞一个时代沉积的历史以及社会真实。对我而言，诗歌能挖掘和呈现的，永远只是现实的一小部分，就像大海上移动的冰山，更大的一部分被隐于海水的下面：所现者，细小；未现者，巨大。”

如今，郭金牛还是深圳某社区出租屋综管站的临时工，诗歌是他最纯粹的业余爱好；郑小琼则从一名女工变成了《作品》杂志社副社长……无论身份是否发生变化，始终不变的，是他们仍在用我手写我心。



《大鹏湾》是国内第一本打工文学刊物



王十月和他最新尝试的科幻小说《如果末日无期》



扫一扫，看“广东流行文化40年”相关专题

链接

“打工文学”大事记

1984年，第一篇“打工小说”《深夜，在海边有一个人》发表。

1988年12月，第一本打工文学刊物《大鹏湾》创刊。

1991年，“打工皇后”安子成为打工者的偶像。

1992年，海天出版社推出打工文学系列丛书。安子、周崇贤、张伟明、林坚、黎志扬被称为“五个火枪手”。



张伟明

1993年，《佛山文艺》创办全国第一本畅销打工杂志《外来工》。

1994年，林坚、张伟明、周崇贤同时获广东省第九届新人新作奖，成为“打工文学”在广东崛起的重要标志。

1997年，农民工谢湘南、张绍民作为打工诗人参加《诗刊》第十四届“青春诗会”。

1998年，《诗刊》大规模发表打工题材诗歌。

2003年，周崇贤正式加入中国作协，成为第一位被中国作协吸收的打工文学作家。

2004年，国内最早的打工文学杂志之一《打工族》(原名《外来工》)，宣布回归纯文学道路，被视为“打工文学向纯文学回归”的标志性事件。

2005年，共青团中央设立专门针对进城务工青年的“鲲鹏文学奖”，这是打工文学第一个全国性大奖，也是打工文学走向全国的里程碑。

2006年，打工诗人谢湘南获广东鲁迅文学奖。

2006年，柳冬妩出版全国第一本“打工诗歌”研究专著《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》。

2007年，在东莞打工的郑小琼以散文《铁·塑料厂》获人民文学奖“新浪潮”散文奖，《黄麻岭》组诗获东莞荷花文学奖年度诗歌奖。

2010年，王十月中篇小说《国家订单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



王十月

2012年，郑小琼诗集《女工记》出版，每首诗都以女农民工为主角。

2015年，打工诗人郭金牛受邀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。

2018年，郭金牛当选首届博鳌国际诗歌奖“年度诗人”。

总指挥：刘海陵

总策划：林海利 孙璇 林如敏

筹：吴慧玲 刘虹 邵梓恒

设计统筹：黄江鑫